

# 魯迅先生二三事

孫伏園著

魯迅研究叢刊之一

魯迅先生二三事

孫伏園

作家書屋刊行

1944

# 魯迅先生二三事

有著作權不准翻印

著作人 孫 伏 園

發行人 姚 蓬 子

發行所 作家書屋

重慶民國路特一號

經售處 全國各大書店

成都辦事處 陝西街21號附6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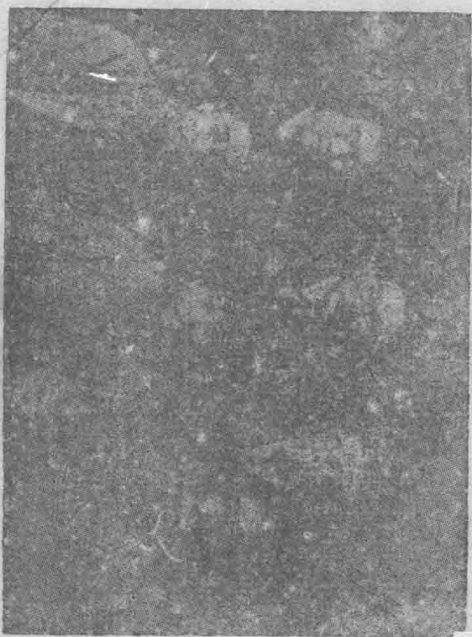
桂林總經理 文化供應社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二月再版

紙本定價二十元  
熟料紙本定價三十元

周建人孫福熙林語堂孫伏園合影

魯迅先生於一九二七年與許廣平



## 引 言

爲要紀念魯迅先生，應該好好的寫一本書。現在却決不是時候，不但參考書籍幾乎全無，故老友朋也無從訪問，就說時間和心情又何嘗有比較成片段的！

這個大願只好牢牢的記在心頭罷。

小冊裏面的十篇東西，「哭魯迅先生」和「藥」是五年前先生剛去世的時候寫的，「魯迅先生的幾封信」比那兩篇略後，「惜別」和「往事」寫於三十年初春，「魯迅先生的少年時代」和「雜感兩則」都寫於三十年十月先生逝世五週年紀念日，「孔乙己」和「臘葉」和「楊貴妃」則是知道要出小冊以後才補上的。

而這些話倒是將來還是要說的，那麼這個小冊就算是將來那本書的初稿的一部分

而暫時保存着罷。戲裏要請的，祇願蘇蘭小，蘇蘭最清來祇本青的時請的一番也  
日有二十分感謝姚蓬子先生，要不是他的鼓勵和催促，我是決沒有這個勇氣的。

「看戲去去也乎却升」一呼「蘇蘭兩世三十二年二月八日。孫伏園。卅正戲半鐘念

的，「看戲去去也乎却升」一呼「蘇蘭兩世三十二年二月八日。孫伏園。卅正戲半鐘念

小擺裏面四十餘東西，「看戲去去也乎却升」一呼「蘇蘭兩世三十二年二月八日。孫伏園。卅正戲半鐘念

彭蘭大顯只被半半留留弄小前羅。

戲裏平安無，好幾次眼無蘇蘭間，蘇蘭和開味亦曾且其時與我對面！

念更難念蘇戲去去，總總我我請請一本書。其其時時不不顯顯難，不不再再書書

指  
言

目錄

哭魯迅先生.....一

「藥」.....一四

「孔乙己」.....二四

臘葉.....二九

楊貴妃.....三六

惜別.....四三

并書「附錄」民元前的魯迅先生（梁末）.....五十一

目 錄

一

往事……………五七

魯迅先生的少年時代……………六四

魯迅先生逝世五週年雜感兩則……………七六

魯迅先生的幾封信……………七六

「斤斤」……………二四

「藥」……………一四

哭魯迅先生……………一

目  
錄



# 哭魯迅先生

像散沙一般，正要團結起來；像癱病一般，將要恢復過來；全民族被外力壓迫的剛想振作，而我們的思想界和精神界的勇猛奮進的大將忽然撒手去了。

魯迅先生去世的消息，我於一天半以後才在定縣得到。十月廿日的下午三點鐘，我被零碎事情纏繞得還沒有看當天的北平報，多承密述初兄跑來告我這樣一個驚人的消息。從此一直到夜晚，我就沒有做一點工作，心頭想的，口頭說的，無非魯迅先生。我沒有哭。我本來不敏感，後來學鎮定，最後却因受刺激多了，自然成就了麻木。但我覺得這一回我所受的刺激是近幾年來少有的。

我回憶到廿五年以前去了。

我最初認識魯迅先生是在紹興的初級師範學堂。那一年是宣統三年，我十八歲，在紹興初級師範學堂上學。浙江光復以後，紹興軍政府發表師範學堂的堂長是原來紹興府學堂學監周豫才（樹人）先生，就是日後的魯迅先生。魯迅先生到校和全校學生相見的那一天，穿一件灰色棉袍，頭上却戴一頂陸軍帽。這陸軍帽帶來歷，以後我一直也沒有機會問魯迅先生，現在推想起來，大概是袖台醫學專門學校的制服罷。魯迅先生的談話簡明有力，內容現在自然記不得了，但那時學生歡迎新校長的態度，完全和歡迎新國家的態度一樣，那種熱烈的情緒在我回憶中還是清清楚楚的。

我是一個不大會和教師接近的人：一則我不用功，所以不需要請教；二則我頗厭倦於家庭中的恭順有禮的生活，所以不大願意去見師長。我和魯迅先生的熟識却是因為職務，我那時正做着級長，常常得見學校的當局。記得一件奔走次數

最多的事是學生轟走了英文教員。魯迅先生的態度以爲學生既要自己挑選教員，那麼他便不再聘請了。我於是乎向校長和同學兩方面奔走解釋。那時魯迅先生說：「我有一個兄弟，剛剛從立教大學畢業回來，本來也可以請他教的；但學生的態度如此，我也不願意提這個話了。」這指的便是周啓明先生。同學聽到這個消息以後，非要我努力請到這位校長的兄弟繼任英文教員不可，但是我稚弱的言辭始終沒有打動校長的堅決，英文講席到底虛懸，真是年考時居然喜出望外的來。周啓明先生給我們出題並監試。國語課由謝君。國文課由武先生對課。五成謝君帶魯迅先生有時候也自也代課，代國文教員改文。學生們因爲思想上多少得了魯迅先生的啓示，文字也自然開展起來。大概是目的在於增加青年們的勇氣吧，我們常常得到誇獎稱此語。我自己有一回竟在恭賀南京政府成立並改用陽曆三句題詞的啟後得到一嬉笑怒罵語成文章八個字。直到現在廿五年了，我對這八個字

還慚愧，覺得沒有能副魯迅先生的期望。

魯迅先生不久辭了校長。後來知道魯迅先生交代的時候，學校裏只剩了一毛多錢；也從旁處聽見軍政府如何欠付學款，及魯迅先生如何辛苦撐持。那時候一切都混亂，青年們發現了革命黨裏也有壞人，給予簡單的頭腦一個不期待的打擊。對於舊勢力的擡頭，這却是一個極好的機會。繼任魯迅先生作校長的，正如繼任孫中山先生作總統的：這個對比，全國各地，無論上下，都極普遍。欠付學款的軍政府，因為種種措施不妥，後來成了全紹興攻擊的目標，舊勢力找到革命黨的罅隙，乘機竭力的掙扎出來。青年們一般的陷入苦悶，我也不再進那個學校。

魯迅先生跟着南京政府搬到北京，他的苦悶也許比一般青年更甚，只要看他在創作「狂人日記」以前幾年，住在紹興會館鈔古碑的生活就可知道。不過外面雖然現着異常孤冷，魯迅先生的內心生活是始終熱烈的，彷彿地球一般，外面是地

殼，內面是熔巖。這熔巖是一切偉大事業的源泉，有自發的力，有自發的光，有自發的熱，決不計較甚麼毀譽。例如向金陵佛經流通處捐資刻「百喻經」，又如刊行「會稽郡故事雜集」，這種不含絲毫名利觀念的提倡文化事業，甚至一切事業，在魯迅先生的一生中到處可以看得出來。

凡是和魯迅先生商量甚麼事情，需要他一些助力的，他無不熱烈真誠的給你助力。他的同情總是在弱者一面，他的助力自然更是用在弱者一面。即如他爲晨報副刊寫文字，就完全出於他要幫助一個青年學生的我，使我能把報辦好，把學術空氣提倡起來。我個人受他的精神的物質的鼓勵，真是數也數不盡。當我初學寫作的時候，魯迅先生總是鼓勵着說：「如果不會創作，可以先翻譯」點別國的作

品；如果不會寫純文藝的東西，可以先寫一點小品雜記之類。」許多人都是受到魯迅先生這種鼓勵得到成功的，我也用了魯迅先生這話鼓勵過比我更年青的人，

只是我自己太愚魯人也太不用功，所以變成了例外。至於爲人處世，他幫忙我的地方更多了。魯迅先生因爲太熱烈，太真誠，一生碰過多少不璧。這種碰壁的經驗，發而爲文章，自然全在這許多作品裏；發而爲口頭的議論，則我自覺非常幸運，聽到的乃至受用的，比任何書籍給我的還多。我是一個甚麼事情也不會動手的人，身體又薄弱，經不起辛苦，魯迅先生教我種種保衛極線的方法。現在想起來真是罪無可道。我們一同旅行的時候，如到陝西，到廈門，到廣州，我的鋪蓋常常是魯迅先生替我打的。那蘇書爲門徒洗腳，我總要記起這個故事。陝西可以談出來。

在陝西講學，一個月時間得酬金三百元。我們有三個人不到事業便走了，魯迅先生和我商量：祇要夠旅費，我們應該把陝西人的錢在陝西用掉。後蘇謝聽得易俗社的戲曲學校和戲園經費困難，我們便捐了一點錢給易俗社。還有魯迅先生對於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魯迅先生的北平寓所是他自己經營的。有一位教育部的同事李先生最幫忙，在房屋將要完工的時候，我同魯迅先生去看，李先生還在那兒監工，他對我客氣到使我覺察他太有禮貌了。我非常局促不安。魯迅先生對他說：「李先生不要太客氣了，他還是我的學生」。李先生的態度這才自然得多了。魯迅先生自己待朋友，和朋友待他，大抵是如此義俠的。他交友敵分得非常清楚，他常常注意到某人是好人，某人是「Liar」，一個不幹過革命工作的或只是尋常知識社會或商業社會的人是不大會瞭解的，他們祇瞭解酒食徵逐的或點頭招手的相好。而魯迅先生的朋友大抵是古道熱腸的。他後來同我說，「你看李先生這種人真是好朋友，替我那麼多日子的忙，連茶水都不喝我一口的。」

李先生替魯迅先生的北屋之後接出一間房子去，用玻璃窗，近乎畫室，作為魯迅先生的寫作場所。魯迅先生和我便到這間房子中坐下。魯迅先生說：「我將